

shijie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bolan

青少年版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 著



YZLI0890124166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Ye Xing De Hu Huan

野性的呼唤

原著：【美】杰克·伦敦 译者：刘荣跃

· 青少年版 ·



YZLI0890124166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的呼唤 / (美) 伦敦 (Jack London) 原著 ; 刘荣跃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7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22-7428-4

I. ①野… II. ①伦…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翻译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7359号

出 版 人 / 李 新

执行出版人 / 李明虎 游安良

美 术 指 导 / 翁子扬

封 面 完 成 / KINGRUN株式会社(日)

丛 书 主 编 / 张 语 付 路

■野性的呼唤——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青少年版

译者 / 刘荣跃

责任编辑 / 张琳海 武华栋

封面绘画 / 何洛萱

插图作者 / 曼珠沙华工作室

设计制作 / 王 超 李琛琛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mm 1/16 印张 / 11 彩色插图 / 10幅

版次 / 2011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22-7428-4

定价 / 12.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

前 言



本书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1876—1916）的作品精选编译出的一部优秀中短篇小说集。

杰克·伦敦出生于旧金山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从小开始劳动生活，当过报童，在罐头厂、发电厂、麻纺厂当过童工，甚至在旧金山港口做过“贼”。1893年当水手，航行日本。1894年参加失业工人组织的“工人军”向华盛顿进军，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流浪，并坐过牢。1896—1897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1897—1898年去阿拉斯加淘金——这一经历，使他写下许多深刻感人、举世闻名的“淘金故事”，这些故事多已编入本书。1902年英布战争爆发后他以随军记者身份赴英国，在伦敦东区调查工人的生活，写成特写集《深渊中的人们》。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作为战地记者赴前线采访。伦敦

于1895年参加社会工党，1901年加入社会党。1905年在美国各地作以《革命》为题的讲演。1907—1909年进行环球旅行，归来后出版《“斯纳尔克”号旅行记》一书。1914年赴墨西哥搜集有关墨西哥解放运动的材料。伦敦的世界观比较复杂，他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也受到斯宾塞和尼采的哲学影响，后来陷入悲观主义。1916年退出社会党，绝望自杀。他的人生经历是丰富多彩的，这无疑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从他众多的作品中，自然能体会出他丰富的生活阅历。

伦敦从1893年开始写作，发表第一篇作品《日本海岸的台风》，一生写出十九部长篇小说、一百五十多篇中短篇小说、三个剧本，以及不少论文和特写等。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以北方生活为题材，称作“北方故事”，或“北方淘金故事”，主要描写阿拉斯加严峻的大自然和淘金者艰苦的生活，反映人与自然的抗争。其中最著名的有《野性的呼唤》、《白獠牙》、《热爱生命》、《北方的奥德赛》等，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冒险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物形象。《野性的呼唤》和《白獠牙》是两部描写动物的中篇小说，表现了“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哲学思想，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

SHI JIE JING DIAN
WEN XUE MING ZHU BO LAN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头脑中始终回荡着一个主旋律，这旋律就是“英勇悲壮的生命之歌”。一篇篇作品在歌唱着生命，这生命是英勇的，这生命是悲壮的，令我时时感动不已，深受震撼！所以我为能把这些优秀作品译介给读者深感荣幸。

译 者

2011年5月



目录



野性的呼唤	1
第一章 进入原始	3
第二章 棍棒与犬牙法则	15
第三章 支配一切的原始兽性	25
第四章 谁是老大	40
第五章 拉雪橇的艰辛	49
第六章 为了一个男人的爱	64
第七章 呼唤之声	78
热爱生命	95
圆脸人	119
褐 狼	129
生 火	149
译者简介	166





第一章 进入原始

“往日流浪的渴望在跃动，
对着习俗的锁链怒号；
野性从冬日的睡眠里，
再次发出醒来的欢叫。”

巴克不看报，不然它就会知道麻烦要来了。这不仅是它自己的麻烦，而且也是从皮吉特海峡到圣迭戈沿海低洼地区，每一只身强力壮、长着暖和长毛的狗的麻烦。因为男人们在北极的隐秘地带探索时，发现了一种黄色金属，又因为轮船和运输公司使之迅速兴旺起来，成千上万的人拥进了这片北部地区。这些男人们想得到狗，得到身强力壮的大狗，好用它们来干苦活，并且用其毛皮防寒。



巴克住在阳光普照的圣克拉拉山谷一座大房子里。这房子被称作大法官米勒的宅邸。它远离大路，半掩在树林里，透过林子可以瞥见房子四周宽敞、凉爽的阳台。砾石车道从高大白杨交错的树枝下，蜿蜒着穿过广阔的草地通向房子。房后也有一些设施等，地面甚至更加开阔。有一些大马厩，十多个马夫和男孩在这儿高谈阔论，有一排排仆人住的、被蔓藤覆盖的小屋，许许多多排列整齐的外屋，长长的葡萄藤，绿色的牧场，果树林以及浆果地。还有自流井抽水设备，一个很大的水泥游泳池，大法官米勒的男孩们早晨在这里跳水，炎热的下午泡在里面降温。

巴克统治着这片广阔的领地。它在这儿出生，并生活了四年。不错，还有其他的狗。这么大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其他狗呢，可它们都不足挂齿。它们来了又去了，住在拥挤的狗窝里，或者毫不引人注目地住在房子的深处，像日本哈巴狗托茨和墨西哥秃头狗伊莎贝尔一样——它们是两只奇怪的动物，很少把鼻子伸出门外，很少走到外面去。此外还有一些狐，至少有二十只，它们狂叫着吓唬托茨和伊莎贝尔，这两只狗只敢从窗口看它们，让一群女仆们手持扫帚和拖把护着。

但巴克既非看家狗也非养狗场的狗。整个领地都是它的。它和大法官的儿子们一起跳进游泳池里游泳或去打猎；在漫长的黄昏或早晨陪大法官的女儿莫利和艾丽斯去散步；冬天的夜晚躺在书房里大法官的脚旁烤着熊熊的炉火；背着大法官的孙子们走，或和他们在草地上打滚，守护他们穿过野外去冒险，直至马厩院的泉水处，甚至更远的放牧围场和浆果地。它傲然行走在狐们中间，全不把托茨和伊莎贝尔

放在眼里，因为它就是国王——大法官米勒的领地里所有爬行动物和飞行动物的国王，人也包括在内。

它父亲埃尔莫是一只圣伯纳德犬——一种大型红棕毛或白毛狗，曾经和大法官形影不离，巴克有可能要步父亲之后尘。巴克身材并不高——只有一百四十磅重——因为母亲谢普是一只苏格兰牧羊犬。然而，一百四十磅的体重，加上由于养尊处优的生活和受到的普遍尊敬所带来的高贵品性，使它具有了十足的王子风度。它在幼小的四年里，过着非常满足的贵族生活。它为自己感到很得意，老是有一点儿自高自大，正如乡下绅士由于孤陋寡闻有时表现出的那样。但是它没有任由自己仅仅变成一只被娇惯的看家狗。它出去打猎和从事类似的户外娱乐活动，因此没发胖，肌肉变得坚实起来。对于它，正如对于其他做冷水浴的种族一样，爱水增强了它的体质。

这便是1897年秋天巴克犬的行为特点。当时“克朗代克发现”指克朗代克河周围的河谷地区，1896年发现金矿，曾引起淘金热，将全世界各地的人吸引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北方。但巴克并不看报，它也不知道曼努埃尔——园林主的一个佣工——是一个要不得的旧相识。曼努埃尔有一个改不掉的恶习，他爱中国赌博（指牌九。）。在赌博中他还有一个改不掉的毛病——相信某种下赌注的方法，这就使他必毁无疑了。因为下赌注需要钱，而一个园林主佣工的工资连养活妻子和众多子女都不够。

在曼努埃尔背叛的那个难忘之夜，大法官去参加了一个“葡萄干生产者协会”的会议，男孩们又在组织一个体育俱乐部。谁也没看见他和巴克穿过果园走出去，而巴克以为他们仅仅是去散散步而已。除

了唯一一个人之外，谁也没看见他们去了那个小小的铁路信号停车
站，即众所周知的“大学公园”。这个人和曼努埃尔交谈着，钱在他
们之间叮当响。

“你交货前要先把它捆好呀！”陌生人粗暴地说。于是曼努埃尔
把一根结实的绳子在巴克颈圈下的脖子上系了两圈。

“只要一拉，你就会让它透不过气来的。”曼努埃尔说，陌生人
咕哝了一声表示认可。

巴克以庄严的姿态默默地让绳子系上。诚然，这一举动是不同寻
常的，但它正学会了相信自己认识的人，给他们以信任，就因为他们
比自己聪明。可当绳子的两端交到陌生人手里时，它威胁地发出了嗥
叫。它只是表明了自己的不快，怀着自尊，认为表明不快就是不想让
他控制。但意想不到的是，绳子紧紧地系在了它脖子上，使它喘不过
气来。它顿时勃然大怒，向那个人扑去，而那人极力不让它碰着，死
死抓住它的喉部，熟练地一拉，就把它甩翻在地上。绳子无情地拉紧
了，巴克猛烈地挣扎着，舌头伸出来，宽大的胸膛枉然地起伏。它出
生以来还从未受到过如此恶劣的对待，还从未如此愤怒过。但它已精
疲力竭，眼睛呆滞，当旗号让列车停下，两个男人把它抛进行李车厢
时，它已经失去了知觉。

接下来它知道的，便是模模糊糊感到舌头疼痛，被装在哪里
颠簸着拉向前去。机车在交叉路口发出嘶哑的尖叫，告诉了它自己在
哪里。它曾经常和大法官一起旅行，知道坐在行李车厢里是什么感
觉。它睁开眼睛，顿时流露出一一个被绑架的国王那种无法遏制的愤
怒。那个人扑过来抓它的喉部，但巴克闪得很快，一下咬住了他的手

死命不放，直至再次感到透不过气来。

“是呀，狗病发作了。”那人说，把咬伤的手藏起来不让行李收发员看见，挣扎的声音惊动了他，“我把它带到旧金山的老板那里去。那儿有一个顶呱呱的狗医生能把它治好。”

在旧金山滨水区一家酒馆后面的一间屋子里，陌生人花言巧语替自己辩护，说了那晚乘车旅行的事。

“跑这么一趟我才得到五十，”他咕哝道，“下次给我一千块现金也没门了。”

他的手用一块带血的手帕包着，右裤脚从膝部撕破到踝节部。

“给了那个家伙多少？”酒馆老板问。

“一百，”他回答，“少一个子儿也不干，鬼才说假话。”

“那就花了一百五十，”酒馆老板计算着，“不过狗还值得，不然我就是个笨蛋了。”

绑架者把沾有血迹的手帕解开，看着他受伤的手。“假如我不弄到狂犬药——”

“那就是因为你生来该死，”酒馆老板哈哈笑道，“好啦，你走之前再帮我一把吧。”他又加了一句。

巴克感到头昏眼花，喉部和舌头疼痛难忍，生命已窒息一半了，不过，仍极力对付折磨它的人。可它还是被甩翻在地上，一次次透不过气，最后他们把沉甸甸的黄铜颈圈从它脖子上锉了下来。然后绳子也解开了，它猛地一下被抛进了笼子般的板条箱里。

在这个令人厌倦的夜晚，它怀着愤怒趴在那儿，自尊受到伤害，弄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这些陌生人想拿它做什么？干吗要把它关在这个狭小的箱里？它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模模糊糊感到灾难临头，所以心情沉重。有几次听见小屋的门格格地打开，以为要见到大法官，或者至少见到男孩们，于是突然跳起来。可每次都是那个面部肿胀的酒馆老板，他借助昏暗的烛光往里盯着它。每次巴克的嗓子抖动着要发出的欢叫，都转而变成了粗野的嗥叫。

但酒馆老板没管它，早晨又进来了四个男人，抬起板条箱。又是一些来折磨它的人，巴克断定，因为他们些样子邪恶的家伙，衣着不整，蓬头垢面，它透过板条向他们发出了怒吼。可他们只是笑笑，用棍子拨弄它，它也立即用牙齿反击，最后才明白这正是他们的用意。因此它闷闷不乐地趴下去，让板条箱抬进了一辆运货马车。然后，它和囚禁自己的板条箱一起，开始被一次次地转手。它被交给捷运公司的人照管；装入另一辆马车运走；然后装进一辆卡车乘上汽船，卡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箱子和包裹；卡车离开汽船后把它送到了一个大火车站，最后，它被抛在了一个快车厢里。

两天两夜这节快车厢被拖在尖叫的机车尾巴上，两天两夜巴克没吃没喝。快车厢里的信差们最初向它表示友好时，它因为心里气愤向他们发出了嗥叫，于是他们反过来进行报复，取笑它。它在板条上扑着，浑身发抖，口吐泡沫，而他们却嘲笑它，奚落它。他们像可憎的狗一样嗥叫着，还发出咪咪的声音，挥舞手臂，洋洋得意。它知道这一切太无聊，而它的尊严也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越来越愤怒。肚子饿了它倒不很在乎，但口渴却使它备受痛苦，愤怒到极点。这样的事

谁也会激动生气，所以如此的虐待使它发狂，加上口干舌燥，喉舌发肿，似要起火一般，它的狂怒便有增无减。

不过有一件事它是高兴的：脖子上的绳子没有了。是绳子使他们得到一种不公平的优势，现在既然已取掉，它就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再也别想把绳子套在它脖子上了，它对此下了决心。两天两夜它没吃没喝，深受折磨，积下了满腔怒火，无论谁先和它发生冲突都会凶多吉少。它眼睛充血，变成了一个狂怒的魔鬼。它变得和过去迥然不同，连大法官本人也会认不出它来的，所以当快车厢里的信差们在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州西部港市把它卸下来时，它终于宽慰地出了口气。

四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板条箱从马车上抬进一个围着高墙的小后院里。一个矮胖男人走出来在车夫的登记簿上签了字，他穿一件红衣衫，其颈部下垂得很厉害。巴克推测他就是下一个折磨它的人，于是凶猛地撞着板条。矮胖男人现出狞笑，拿来一把短柄小斧和一根棍棒。

“你现在不把它放出来吧？”车夫问。

“干吗不放。”矮胖男人回答，把短柄小斧砍进板条箱，以便撬开板条。

那四个抬它进来的人立即散开，爬到墙顶安全的地方，准备观赏一下这场好戏。巴克扑向裂开的木头，用牙齿咬住使劲摇晃。外面斧子砍向哪里，它就在里面扑向哪里，又嗥又叫，心急如火地想要出去，正如穿红衣衫的人心平气和地一心要放它出去一样。

“好啦，你这个红眼鬼。”他说，砍开了一个足以使巴克的身子通过的洞。与此同时他丢下斧子，把棍棒移到右手上。

巴克还真是一个红眼鬼。因为它收住身子准备跳出去时，毛发竖立，口吐泡沫，充血的眼睛里露出疯狂的光芒。它带着一百四十磅重的愤怒，满怀两天两夜被压抑的激情，直向那男人扑去。但正当它在半空中爪子要向他抓去时，突然被狠击了一下，身子受阻，牙齿极其痛苦地被猛然合上。它被打翻在地。以前它从未被棍棒打过，因此不懂。它嗥着，其中带着吠叫，但更多的是尖叫。它又一次站起来向空中扑去，结果再次被彻底打翻在地上。这次它明白了都是那根棍棒的原因，它发狂得不顾一切。它攻击了十多次，次次被挡回，打倒。

它又狠狠地挨了一棒后，只能慢慢向前，因为头昏眼花得冲不起来了。它有气无力地摇晃着身子，血从鼻、嘴和耳里流出，美丽的皮毛上溅着、染着斑斑血迹。然后那人走上前来，不慌不忙在它鼻子上又是狠命一击。这一下使它痛苦到了极点，相比之下先前所忍受的一切痛苦都微不足道。它几乎像一头凶猛的狮子咆哮起来，再一次向那人猛扑过去。可那人把棍棒从右手移到左手，沉着地抓住它的下颚，往下面和后面猛摔。巴克在空中被舞了整整一圈，又舞了半圈，然后头部和胸部猛然撞到地上。

它又作了最后一次冲击，那人便狠命地打了它一下——他故意好久没打得这么凶猛——巴克被打得完全失去了知觉，彻底瘫倒在地。

“他收拾狗还真有两下，我说。”墙上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叫道。

“德鲁塞哪天不收拾马，礼拜天还要治它们两次呢。”车夫应道，爬上马车赶着马走了。